

Juliet, Naked

赤裸的朱丽叶

[英] 尼克·霍恩比 著
牛二平 译



Nick Hornby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Nick Hornby

Juliet, Naked

赤裸的朱丽叶

[英] 尼克·霍恩比 著
牛二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赤裸的朱丽叶 / (英) 霍恩比著; 牛二平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4

ISBN978-7-5039-4407-9

I. ①赤… II. ①霍… ②牛…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0349号

赤裸的朱丽叶

著 者 [英] 尼克·霍恩比

译 者 牛二平

选题策划 苗 洪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垠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86千字

书 号 ISBN978-7-5039-4407-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向阿曼达致以我真挚的谢意和爱

第一章

就为了看一个厕所，他们从英国飞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但只是在他们到了厕所里面，安妮才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的事实：除了墙上的涂鸦似乎提供了少许厕所在音乐史上的重要性外，这间阴暗、潮湿、臭烘烘的厕所，没有一丁点儿出奇的样子。即便是那些特别会拿文化遗产做文章的美国人，估计从这厕所里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来。

“安妮，你带照相机了吗？”邓肯问。

“带了，你要照什么啊？”

“就这个，你看……”

“不照。”

“哎，照一下这厕所。”

“什么，这……你管这个叫什么？”

“对了，这尿池子。”

“你要不要照在里面？”

“那我就假装撒尿吧？”

“随你便了。”

于是邓肯站在三个尿池中间一个的前面，双手很令人信服地放在身前，回过头冲安妮笑着。

“好了吗？”

“我拿不准这闪光灯是不是好用。”

“那就再来一张，大老远的，没弄个好照片儿也太惨了。”

这次邓肯站到了一个厕所隔间里，门开着。不知为什么这里的光线要好一些，于是安妮照了一张估计是有史以来人们所能拍摄到的、一个人站在厕所里的最好的照片。当邓肯走后，安妮发现里面的坐桶正如她在每个摇滚俱乐部所见到的一样，完全堵塞。

安妮说：“走吧，那家伙还不想让我进来呢。”

真的是这样，在吧台后面的那个男人起初怀疑他俩是想找一个地方吸毒或做爱，最后，很伤他们自尊心地估计，他俩似乎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

邓肯最后又看了一眼那厕所，摇头感叹道：“如果厕所会说话该多好。”

安妮很高兴这厕所不会说话，否则邓肯八成要跟它聊上一整夜了。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塔克·克罗的音乐，更何况他生活中的某一段阴暗时刻。所以这个关于他在皮茨俱乐部厕所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的故事，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叙述一下的。当时克罗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个音乐秀，那晚他出现在皮茨俱乐部，去看一个当地称为“拿破仑·索罗”的乐队，他听说这个乐队的单曲很好（作为克罗的铁杆歌迷，邓肯拥有这个乐队的的一个唱片集，也是乐队唯一一张歌曲专辑《拿破仑·索罗，弹着他们的吉他，唱着他们的歌》）。在演出进行到一半时，塔克去了厕所。没人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当他从厕所出来，就直接回到下榻的饭店，并打电话告诉他的经理，终止了这次演唱之旅。第二天早上，如我们所知，克罗就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这事发生在1986年6月，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没有

新的专辑，没有演出，也没有任何采访。如果你像邓肯以及其他一两千千人那样喜欢塔克·克罗的话，这厕所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故事。但正如邓肯明确指出的，这厕所不会说话，所以，那些故事就只能由克罗的歌迷们为厕所代言了。有人说，塔克在那里看见了上帝或上帝的什么使者；而另一些人则说他是因为在那里吸毒过量，有过一次濒死的经历；还有一拨人说他撞见他的女友正跟他的贝斯手在那里做爱。但安妮觉得最后一种推测比较奇怪。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乐师在厕所里做爱难道能导致一段二十二年的沉默？也许会吧，只是安妮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感情居然会如此强烈。总而言之，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只需知道一点：在一个小小俱乐部的最小的房间里，发生了一件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深远的事情。

安妮和邓肯正在进行塔克·克罗的朝圣之旅。他们在纽约逛荡了好几天，去了不同的俱乐部和酒吧，以期发现某些与克罗有关的蛛丝马迹，而这些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变成了时装店或麦当劳分店。他们还去了克罗童年的住地蒙大拿的博兹曼，在那里，一位老妇人激动地从房子里出来，告诉他俩，塔克小时候经常帮助她清洗她丈夫的别克车。克罗的故居虽然很小但非常可爱，现在的房东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印刷公司的经理，这位经理感到非常吃惊，居然有人会 from 英国那么老远的地方跑来，只是为了在他的房子外面看看，不过他倒是没有邀请他们进屋。他俩从蒙大拿飞到孟菲斯，在那里参观了旧时的美国录音室（这个录音室在1990年已经被拆掉了），就是在这里，塔克醉醺醺而伤感地录制了《朱丽叶》——传奇的突破性专辑，这是安妮最喜欢的一组歌曲。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去更多的地方：他们要去加利福尼亚的伯克莱，在那里“朱丽叶”还活着——那是一个名为朱丽·贝蒂的模特和社会名流。他们将站在她的屋外，就像站在那个印刷公司经理的屋外一样，直到邓肯想不出任何理由继续张望，或者直到朱丽叫来了警察。邓肯从网站的论坛上得知，有几个

克罗歌迷就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

安妮对这次出行并不感到懊悔。她去过美国几次，去过旧金山和纽约，但她很高兴塔克以他的方式将他们带到了一些原本她永远也不会去的地方。比如说博兹曼，居然是那么美丽的一座山城，那些环绕着小城的异国情调的山脉，是安妮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带子峰、烟草根峰、西班牙峰。在许久地盯着那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克罗故居之后，他们走进镇里，坐在一个接近大自然的咖啡馆外，在和煦的阳光下啜饮着冰茶，而远处时隐时现的西班牙峰（也许是烟草根峰的顶部），意欲刺破那清冷的蓝天。她有过一些本来被宣传得美得不得了、的休假日早晨，但实际上都比这个差远了。在她看来，那些旅游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好像就是在美国地图上闭着眼睛随便一点，点到哪算哪一样。当然，这次假期中因为有太多的塔克，也的确让她有些烦，听烦了，谈烦了，而对邓肯总是企图去理解那家伙曾经做出的，每一个有点创意的个人决定背后的原因，也感到厌烦了。不过她在家里也一样烦，因此，与其待在古尼斯烦恼的话，在那个她和邓肯共同拥有一间小房子的英国海边城镇里烦恼，还真不如和邓肯一起跑到蒙大拿或田纳西州来自寻烦恼呢。

有一个没有包括在他们这次旅程中的地方是宾西法尼亚州的泰隆，所有正统的克罗迷都认为，塔克曾在那里居住过，当然也有一些异教徒们——两三个克罗歌迷组织，坚持着一个邓肯看来既有趣又荒谬的观点：他们居然认为克罗从90年代初就一直住在新西兰。然而当安妮他们计划这次旅行时，泰隆甚至没有被提出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的地，安妮觉得她是知道其中的原因的。两年前，有一个歌迷去了泰隆，徘徊许久，最后还真的找到一个被认为是塔克农场的地方，他回来后带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个看起来令人畏惧的灰溜溜的家伙，手持猎枪对着这个歌迷。安妮见过这张照片几次，每次都感觉到有些悲哀。照片上那个人的面容被愤怒和不安所扭曲，似乎所有他为之努

力和相信的东西都正在被一台佳能数码相机所摧毁。邓肯忧虑的倒不是克罗的隐私被暴露，而是那位名叫尼尔·里奇的歌迷。就因为有了这张照片，里奇在铁杆歌迷圈子里几乎得到了泽普卢德^①般的名气和尊重。安妮估计邓肯因此相当嫉妒，而最让邓肯上火的是，塔克·克罗居然称尼尔·里奇为“臭小子”，邓肯对此简直无法忍受。

在参观了皮茨的厕所之后，他们听从了旅馆服务台那位服务员建议，到两个街区之外的河岸区，在一家泰国餐馆就餐。没想到明尼阿波利斯竟然就坐落在密西西比岸边——这也许是除了美国人，还有所有那些上地理课比较专心的人才会知道的事实——因此安妮觉得这次旅游又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虽然在河流的这个不怎么浪漫的一端，密西西比很有些让人失望，它看起来和泰晤士河差不了太多。邓肯在餐桌上显得非常活跃和健谈，因为他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终于走进了那间著名的厕所，那个多年来耗尽了他许许多多想象力的地方。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那个厕所讲授一个完整的课程？”

“你的意思是，你就坐在那个便桶上教课？那是绝对通不过健康和安全检查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有时候，安妮真希望邓肯对幽默的理解力能够稍微敏锐一些，能多多少少理解话语中可能的幽默，不过也不能期望过多了。她知道对邓肯来说，建立幽默感已经太晚，更别指望有什么真正的笑话了。

“我是说，在皮茨俱乐部里讲授关于这个厕所的完整课程。”

“那也不行。”

邓肯看着她。

^① 泽普卢德：一位因拍摄了肯尼迪1963年遇刺的最详细录像而知名的美国时装制造商。

“为什么，你是不是在取笑我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关于塔克·克罗在二十年前上过这个厕所的整个课程，不会有太多内容，也不会有太大意思。”

“我会在课程里加入一些其他内容的。”

“其他历史上关于上厕所的事？”

“不是，其他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重要时刻。”

“猫王倒是有很重要的厕所时刻，对其生涯也有相当大的决定性作用。”

“临终那就不一样了，多半都是比较非自愿的，关于这点，约翰·史密德斯为网站写过一篇评论，是关于想象的死亡和真实的死亡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有趣的。”

安妮赶紧热情地点点头，暗自希望邓肯千万不要在他们回家之后，又旧话重提，拿这个来烦她。

“我保证这次假期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塔克为中心。”邓肯说。

“没关系，我无所谓啦。”

“我很久以前就已经想这么做了。”

“我知道。”

“我必须把他从我的头脑里抹掉。”

“我倒不希望你这样。”

“是吗？”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里面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呢？”

她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故意那么刻薄。和邓肯一起生活将近15年了，这个塔克·克罗就像某种顽疾一样，一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开始的时候，倒也没有妨碍邓肯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虽然他写了一本还没有发表的关于塔克的书，也讲授过一些关于塔克的内容，还

为BBC的一个播音节目作了一些贡献，有时还组织歌迷集会什么的。但这些活动，在安妮看起来，不管怎样，还都算是生活当中独立的插曲，零星的发作而已，邓肯依然能过着正常和有意义的生活。

然而，互联网一来，一切都随之改变。邓肯的起步虽然比所有的人都稍微晚了一个节拍，但当他终于发现怎么上网后，就建了一个网站，网名为“有没有任何人能听到我？”这是克罗在第一部专辑惨遭失败之后，录制的一个晦涩的EP专辑中一首歌曲的名字。在建立那个网站之前，离邓肯^①最近的一位歌迷住在曼切斯特，大约有六七十里外的距离，他们每年只是见面一两次而已。可是现在，离邓肯最近的歌迷就活在邓肯的笔记本电脑里，而且遍布全世界，足足有好几百人，邓肯似乎整天在跟他们交流。他们之间有多得令人吃惊的说不完的话题。网站上有一个“最新消息”版块，读那版块里的帖子，从来都没有让安妮觉得无聊过，在那里，塔克不再是一个曾经干过许多事的过去时人物（就如邓肯总是说的“据我所知”）。那里总有一些什么消息在铁杆歌迷们中流传：一个互联网电台的克罗歌曲演唱会，一篇新的文章，一个原克罗乐队成员的新专辑，或者对一位音响师的采访。很多很多的内容，最多的还是一些分析歌词的评论文章，以及一些讨论克罗的影响，或者对此作一些估计和推测的帖子，当然最没完没了的内容，还是关于克罗的沉默了。其实邓肯并不是没有其他爱好。他对70年代美国独立制片有着专家级的了解，还喜欢纳萨尼尔·韦斯特^②的小说，他还逐渐发展了对HBO^③电视系列的兴趣——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他就有可能对《火线》^④了如指掌，可以去讲授其内容了，但相比之下，这些东西对邓肯来说，也都只能算是偶尔的外遇，克罗才

① 原文此处误写为塔克。

② 纳萨尼尔·韦斯特：18世纪初美国著名作家，剧作者和讽刺作家。

③ HBO（Home Box Office）：时代华纳旗下的付费电视网。

④ 《火线》：有关美国马里兰州港口城市巴尔的摩的HBO犯罪剧集，以其前所未有的真实、深刻和严肃著称，但也不乏戏剧张力和幽默，有人称其为美剧中的莎士比亚。

是他终身的伴侣。如果克罗死了——在现实生活中死去，而不是想象的那种——邓肯将会领头哀悼（他都为克罗写好讣告了。还时不时自言自语地犹豫着，是应该现在就将那讣告给可靠的报纸看一看呢，还是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如果塔克是丈夫的话，那安妮是不是就成了邓肯的情妇了？但似乎这身份也不大对头：情妇这个词也有些太扎眼，里面包含的那种含义到现在都会使他们两人感到恐惧。就是在他们关系开始的初期，也一定会让他俩望而生畏的。有时，安妮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女朋友，倒更像一个学校的密友，在假期时来探访，结果一待就是二十年。他们两个差不多是在同时搬到了这个英国海岸城镇，邓肯来这里准备完成他的教育论文，而安妮到这里来教书，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为他们俩做了介绍，因为那朋友可以看出，即便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做，他俩至少可以在一起谈论书籍和音乐，或一起去看电影，偶尔也可以一起飞去伦敦看个展览或听场音乐会什么的。

古尼斯不是一个很新潮的城镇，既没有艺术影院，也没有同性恋团体，甚至没有水磨石书店^①（最近的一个，要到赫尔城了），所以他们完全靠彼此来调剂生活，开始是晚上一起去酒吧喝酒，然后周末共度良宵，渐渐地，这种偶尔的良宵变得越来越多，与同居没有区别了。他们就这样一直待了下来，似乎永远要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研究生的世界里，音乐会、书、电影的重要性在他们生活中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同龄人。

他俩从来没有决定不要孩子，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讨论，做出暂时不要孩子的决定。他们在一起还不是那种关系。安妮可以想象她自己成为一个母亲，但邓肯绝不会是任何人理想中的父亲，总之，他们觉得没必要，也不喜欢以这种方式来牢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俩都不是那

^① 水磨石书店：英国和欧洲最著名的连锁店。

种人。而现在，这种关系却令人恼火地陷入了陈规俗律，她自己进入到一种状态，那是每个人都曾经告诫过她会体验到的一种状态：对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渴望。她的这种渴望常常在看到一些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景象时出现：圣诞节，朋友的怀孕，甚至在街上看到一个怀孕的陌生女人，她都会受到刺激。她想要孩子的所有原因都是最普通的：想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不是现在这种她时不时可以发掘出来一点的对邓肯的那种模模糊糊、有条件的感情，她很想被一个小孩子拥抱，而小孩子是永远也不会对拥抱有许多的问题的，他们不会像邓肯那样就拥抱的方式、拥抱的对象，或者拥抱多长时间来提问。当然也还有另一个原因：她需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有孩子，在身体内会不会有一个生命。邓肯似乎让她陷入昏睡，并使她在无意识时被骗阖。

估计最终她大概也会想得开，忘掉这些，至少在某一天，这些都会变成一个有些遗憾的愿望，而不是现在这样非常迫切的渴望。但这次假日并不是为了在这方面安慰她。当然，一个人既可以在男厕所照相，也可以给小孩换尿布，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只不过他们两个都开始感觉到属于他们共同的时间，看起来好像是……嗯……不多了。

在那间便宜而脏兮兮的旧金山旅店吃早饭时，安妮读着《纪事报》，她觉得自己不想去伯克利了，不想去看那个隐藏在树篱笆后面的，朱丽·贝蒂房子的前院草坪。其实她很高兴这个海湾地带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她想去看一看海特·阿什伯利^①，她想去城市之光书店^②买一本书，她还想参观恶魔岛^③，想在金门大桥上走一趟。其实就在同一条街上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关于战后的西海岸艺

① 海特·阿什伯利：旧金山著名的嬉皮士区。

② 城市之光书店：世界上最著名的独立书店。

③ 恶魔岛：这座位于旧金山海湾中央的岩岛曾经是美国第一所监狱的所在地，设有海洋博物馆和历史船只码头。

术展。塔克把他们引诱到加利福尼亚，但她实在不愿花一个早晨去猜测朱丽那些邻居们会不会觉得他俩造成了什么安全上的威胁。

“你在开玩笑吧。”邓肯说。

她笑起来。

“怎么会呢，”她说，“我真的可以想出许多更好的事情去做。”

“在我们跑了那么老远，已经到这里之后？你怎么突然会这样呢？我是说，如果她开车从车库出来时，我们正好在她的屋外，你不是也会感到很有趣吗？”

“那样的话，我会感到更加愚蠢，”安妮回答说，“她会看着我，心想：‘我是不指望看到这个男人和其他男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那种令人讨厌的家伙。但这女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你又在开玩笑笑了。”

“邓肯，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我们到旧金山已经二十四小时了，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来，但去看一个女人的房子……如果你在伦敦一天的话，你会花这一天的时间，到福音橡地区或其他什么地区，去看什么人的房子吗？”

“但如果你到伦敦就是为了去福音橡去看什么人的房子呢……再说，那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女人的房子，你知道在那里发生过一些事情。我是一定要在那里去的，去站在他曾经站立过的地方。”

是的，那不是随便一个什么女人的房子。每个人，几乎除了每个人之外，都知道这点。朱丽·贝蒂和她的第一任丈夫住在那里，那丈夫在伯克利教书，朱丽在一次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①的派对上遇到了塔克。在同一天晚上她就离开了她的丈夫。但没过多长时间，仔细考虑之后，她又回到丈夫身边，重归于好。这就是有关故事的全部情节。安妮一直不太明白，邓肯和他那些朋友怎么对在几十年前发生

①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著名电影制片人、导演，剧作家，代表作为电影《教父》。

的这么一点点属于个人隐私的生活变动会如此确信无疑。不过，他们这些人还真的都是这个样子。《你和你完美的生活》是一首历时七分钟的歌，是《朱丽叶》专辑的最后一首，应该是关于塔克站在那房子外边，“向窗户扔着石头/直到他来到门口/而你在哪里，蜜瑟斯史蒂文·巴尔否（史蒂文·巴尔否太太）？”不用说，那丈夫不叫史蒂文·巴尔否，但选择这样一个虚设的名字，在论坛上引起了没完没了的猜测。邓肯的理论是，这里面有一个关于英国首相巴尔弗的典故，影射了首相的名字。劳合·乔治曾指责这位首相将上议院转变成了巴尔否的卷毛狮子狗——延伸一些去理解，朱丽叶也同样被她的丈夫变成了一只贵妇犬。他的这个理论已经权威性地被塔克歌迷群体所接受，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上查“《你和你完美的生活》”，邓肯的名字就一定会出现在注释中，那里还有链接，可以查看他那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那个网站上还从来没有人敢公开质疑过：这名字会不会仅仅就是为了和歌词中的“门口”押韵？

安妮很喜欢这首歌，喜欢歌词中那冷冷的愤怒，还有塔克在歌词中，从讲述自己的经历转而批判现实社会，将这首歌变成了对一个聪明女人怎样被她的男人所摧毁的怒吼。安妮一般不喜欢吼叫的吉他单曲，但她喜欢《完美生活》单曲中那样的吼叫，和歌词一样清晰而愤怒。她也喜欢那种整体的讽刺：塔克，也就是那个男人，对史蒂文·巴尔否摇着手指头的方式，其实比那个丈夫所能做到的对朱丽叶的摧残还要完全。她将会是那个永远让塔克心碎的女人。安妮对朱丽感到同情，同情她必须经常与邓肯这样的想往她窗户扔石头的男人打交道，不管是象征性的还是真的扔石头，自从那首歌发布以来，这种情况就时时发生。但她也很羡慕朱丽。谁不想让一个男人对自己一往情深，让一个男人为你那么伤心，因你而产生那么多的灵感？如果你自己不会写歌的话，那朱丽所做到的就是最好的了，这是不是仅次于自己去写一首好的歌？

但她还是不愿去看那所房子。早饭后，她乘出租车去了金门大桥的另一端，然后从桥上再走回到城里，那带着盐味儿的海风，更增加了她对独自一人漫步大桥的享受。

而邓肯一个人去了朱丽那里，没有安妮在，他多少觉得有点别扭，因为总是她来安排他们的交通工具，回来时，也总是她能记得他们是从哪里出发的，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朱丽这个人身上，集中在《朱丽叶》这首歌曲中；这个专辑他原想在路上听两遍，第一遍是按原来发布时的版本来听，再听一遍根据负责录音的音响师的记忆——按塔克原本希望的歌曲排列顺序的那个版本。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他必须要全神贯注地来找BART火车站^①。据他所知，他应该在鲍威尔街乘坐地图上的红色线路到北伯克利。这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当然不可能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一到站台，就一点也搞不清哪一条是红色线路的车，而哪一条不是。他也不能问别人。如果问人的话就让别人看出你不是当地人，虽然这在罗马、巴黎，甚至伦敦都没有关系，但在这里就不行，因为这里曾经发生了那么多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最后因为不能问路，他上了一条黄色线路的车，而且是到了洛克威治之后，才知道上错了车，这就是说，他必须回到奥克兰的19街去倒车。哎，安妮是怎么了？他知道她不像自己那样对塔克·克罗那么铁杆儿，但最近几年安妮好像也不那么业余了。有好几次回到家里，发现她正在听《你和你完美的生活》，但他还是不能让她对那个虽不怎么出名但更精妙的，在“底线”俱乐部^②现场录制的版本产生兴趣。塔克在演唱之后，将他的吉他摔成了碎片（不得不承认，那里面的声音是有些模糊，在最后一段，还有一个讨厌的醉鬼一

① BART（Bay Area Rapid Transit）：旧金山海湾地区快速运输系统（电气火车）。

② “底线”：1974年创立的纽约音乐俱乐部，曾有上千名音乐家和歌手在那里演出过多种不同的音乐，俱乐部共设400个座位，是纽约最早的禁烟场俱乐部，于2004年关闭。

直冲着录制的麦克风喊着“摇滚！”但如果安妮是想从音乐中寻找愤怒和痛苦的话，这才是她应该听的版本）。虽然他装着对她没有一起来看房子的决定表示理解，但实际上，他感到受了伤害，还感到一种迷失，至少目前真是如此。

到达北伯克利火车站，邓肯觉得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所以允许他自己奢侈一下作为奖励，问了去伊迪丝大街的方向。其实不知道小范围的街道名字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即便是当地人，也不一定知道所有的路名。然而当他一开口，被问的那位女士就告诉他，她自己在毕业后，曾在伦敦的肯辛顿住过一年。

他没有预料到这条街那么长还如此高高低低的有很多陡坡，每个房子还都离得那么老远，当他找到那栋房子时，已经是汗流满面，口干舌燥，同时又实在憋不住想撒尿。毫无疑问，如果脑袋清醒一些的话，他在BART车站就应该先喝点儿什么，再上趟厕所。不过他以前也那么干渴过，内急过，但总是能抵制闯进一个陌生人家里撒尿的诱惑。

当他终于找到了伊迪丝大街1131号时，见到一个年轻的家伙坐在门外的人行道上，靠着那个看起来就是为了防备他闯入而建起来的围墙。十七八岁的模样，油腻的长头发，稀疏的山羊胡子，当他意识到邓肯是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

“哎！”他说。

邓肯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这种方式的打招呼，就清了一下嗓子，“嗨”了一声，让对方知道他听见了。

“没人在家。”那小青年说，“我看他们是去了东海岸，或者汉普敦之类的什么鬼地方。”

“噢，这样啊。”

“你认识他们？”

“嗯，不认识，我就是……你知道，我是，嗯，克罗学者，刚好